除夕有感

商县 高信

除夕，唐时的苦吟诗人贾岛“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

除夕，鲁迅先生在编完《且介亭杂文二集》后，回顾道：“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除夕守岁以迎新的习俗，千年以还，沿袭至今，我想这习俗是意味深长的，其中恐怕就包括着让人们回顾总结一年间的生活与工作的意思在。倘不然，如平日一样吃饭，熄灯，睡觉，何须乎熬眼长坐？

当然，这总结工作也因人而异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不同，所赖以生活的职业不同，除夕守岁的总结方式内容也不同。贾岛、鲁迅是文学家，他们除夕守岁的方式就迥异于达官贵人，大亨搞客。然而他们的总结却是足以启发后人的。

转眼间，癸亥年的除夕将到了。我想，我们每个人不妨学一学贾岛和鲁迅。这倒不是要每个人对诗稿而焚香酹酒，也不是要每个人编一部杂文集，这是不可能的。可能而必要的是，在灯火阑珊之中和笑语阵阵之后，合家围坐，言归正传。不妨各自谈谈告别在即的一年里的经验与教训，成就与不足，也不妨各自描绘一副来日努力攀登的蓝图，从而激发每个人革命的信心和热情。使时代的涛声，前进的号角，从除夕守岁的灯光笑语中回荡。由是观之，此举益莫大焉。

新春联

日月知心十亿人民创伟业
春风得意万里江山展宏图
梁国栋

人争上游千帆竞发春意闹
国逢盛世万花斗妍气象新
胡果存

加强职工队伍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工人阶级科学文化水平
张代宽

整党奠胜利根基万众瞩目
建设展宏伟蓝图百姓称心
吴身明

梭（散文）

西安 秋乡

我认识她，是在机房外，晨曦中。该怎样称呼呢？她指指机房里一排排“轰轰”山响的织布机，又理理鬓边缕缕银丝，朗朗地说：“叫老梭子好了。”

我奇怪，她怎么喜欢这样的称呼？细一想，又不禁心为之豁朗，情为之汹涌。

听人说，她是从日本鬼子建厂时招的童工里唯一活到今天的“元老”。皮鞭棍棒下熬出来的人，骨头硬，有志气。解放那阵，为了恢复生产，她一人带十几个徒弟，累得昏倒在织布机前，手里还抓着刚换上线的梭子。领导让她休息，她流着泪说：“当了国家主人，咱不干让谁干！”

上中学来厂里参观时，我看见了她。她腰弯得象张弓，手摸着布面，眼睛一眨不眨，紧紧盯着头发丝似的一经一纬。那举止，象母亲爱抚刚出世的婴儿，象春蚕艰难地牵吐腹内的丝。厂领导告诉我们：她织的白布，简直能把地球包裹起来，使世界变得冰清玉洁；她织的花布，象天上的彩虹，飞遍亚非拉，把各国人民的心用那明丽的图案，缤纷的色彩凝聚起来。同学们把敬佩的目光投到她身上，她却淡淡一笑：“你们长大了，也会这样做的。”

我进厂，她退休。真遗憾，见不上她了。

然而，这天早晨，一阵“刷拉拉”的声音惊醒了我。推开窗，晨曦中，只见一个矮矮的人影，双手抱着一把比她高得多的大扫帚，一仰一合，“刷拉拉，刷拉拉”，一步一下，一下一声，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早霞满天时，机房门外的地洁净得映射出五彩的光，好象谁把早霞扯下来，铺在了地上。

我问：“你不是退休了吗？”

“干惯活了，闲下来憋得慌。”她拍打净身上的土，往机房走去。还解嘲似地说：“听听梭子唱歌去。”

唱歌？天呀！我的头快被吵炸了。

“吵？！”她先是一愣，继而爱怜地一笑：听惯了，觉得它象儿子唱歌一样好听。只要把织布机当亲人，你也爱听的。一天听不到，就急哩！”

她迈着那双“解放脚”，进了机房。好象一个交响演奏者，步入庄严的舞台。我的心忽如织布机一样，“轰轰”颤响：劳动变成一种精神需要，和人的血液一起运转时，人使劳动变得美好，劳动使人变得崇高。不是吗？她是一个飞梭走线的织布工，可又勤劳朴实得如一把梭。梭给了她劳动乐趣，她又用梭为祖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织出色彩斑斓、千姿百态的霞。这是劳动在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工人身上表现出的特殊能动性。

我把这梭嵌进心里，便觉心头沉甸甸的特别有份量！

◁ * * ▷

拜年（小小说）

朱联忠

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后半晌要驶不到乌家坪，道就难走了。听说去年大青岭上就因为下雪，溜了好几辆车。

龙妹准想不到，在这雪天还有人赶进山来给她拜年。

爬上岭，乌家坪落进了眼里。看看不过是一块仿佛凿在山腰里的小平地，孤零零地坐着一栋青瓦竹门的白屋子，那是咱们出山司机必宿的小客栈。龙妹正是栈上的当家人。要是好天气，大青岭上下来的车，老远就能听见她银溜溜的喊声：“出山去嗨哟——”

逢年过节，车队拉开蛇阵鸣着号开下山来，小屋里即刻飞出一个娇小的身影，在坪上打着欢蹦儿直挥手。

大伙争先恐后地把龙妹拥进屋，从冒着汽油味的棉衣兜里，你掏出一包红枣，他扯出一束粉丝，团围着惊喜的龙妹直逗乐。龙妹扭转轻盈的身子低下头吃吃地笑，那双半月形的眼睛水亮亮的象在流蜜……

今天，在漫天碎雪里，坪上只冷清地停着一辆“黄河”。

推开门我傻眼了，竟热气腾腾地坐着一屋人！

“拜年的？”坐在火盆边的凹眼小伙子敲敲拨火棍，冲我手里的礼物瞧了瞧。

我没想到龙妹有了这么多新朋友，既高兴又嫉妒，“龙妹呢？”

屋里刷地静下来，人们的目光顿时见外了。

“在医院里。”凹眼小伙子斜着我慢慢答道。

我不解地望着一张张焦急的脸。

“走！”凹眼小伙子已点燃了一支松明，不耐烦地一抖皮袄，“不等了，上医院去，给龙妹拜年去！”

“拜年去噢——！”人们抓起松把，把一包包年货揣进胸兜里，虽说净是些城里人不上眼的枣儿、糕儿，可这些跑山的光棍们却郑重其事地揣着，一窝蜂出了竹门，向医院方向走去。

我愣在一边，一位老汉走过来，嘶哑着喉咙说：“上个月大青岭上溜车，她用大石块拦，车没溜下去，可人却负了伤……”

我望着屋外，夜幕中，拜年的队伍已经走得很远了……我抓起火把，追了上去。

（剪纸） 张微微

设计 周末

“开拓者”征文

唐诗填空

申明

□融峰下一回首，即是此生常别离。（韩愈）
□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
□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王昌龄）
□在城南楼出旁，两枝仙桂一时芳。（杜牧）
□主人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
□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韩翃）
□戚戚未恨不平，此山高下本无情。（崔涂）
□游古园萃森爽，烟绵瑛蔓蓁蓁长。（杜甫）

（答案见本期）

邮递员（散文诗）

华山冶金汽修厂 赵忠奎

雪花，漫天飞舞。你，骑着单车，披着银装，穿行在大街小巷里。给游子带来母亲的希冀，给求知者送来师长的勉励，给恋人捎来含羞的柔情，缠绵的细语。

你那深绿色的邮包啊，永远载着春的讯息！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诗海采珠

这两句诗出自宋朝诗人王安石的《元日》。全诗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宰相，开始推行新法，全国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这两句诗描写人们喜迎新春的欢乐气氛，爆竹震天，送旧迎新，春风和煦，把暖气送入屠苏酒，使人们享受新春的温暖。“屠苏”是一种草名，古代风俗，除夕用屠苏泡酒，春节饮屠苏酒，据说可避瘟疫。诗句正记录了这种风俗。（曾文）

春满神洲（国画） 张朝翔

唐诗填空答案：祝愿大家新春欢乐

啊，黄河

张波

两岸千里垂柳相送，
万顷良田欢呼。
啊！黄河，你流一河翡翠，
你流一河珍珠。
在记忆里，寻找你的真面目——
流一河泥糊涂：
是泪！是苦！

我记得，母亲染土布，
总到你身边挖盆土。
黄黄的土，粘粘的土，
布和土一起放在锅里煮，
早起煮到日当午，
还要咕咕嘟嘟继续煮，
粗白布染成了土黄布。
给爹做对襟褂，
给我缝大裆裤，
赶集走亲穿上它，
心里甜呀象吃了糖葫芦。

小时候呀，记得我拾河柴，
黄河呀！我骑在你身上到处浮。
逮一把山荆条，
抓一根野山木，
拣一块从山里冲来的黑炭块，
乐得象发了福。
锅底里有柴做饭快，
母亲塞给我个窝窝头。
又端一碗红苕粥，
我心里可美气，可满足。
梦里还在浪中走，
河柴堆得象茅草屋。

啊！黄河呀，
昨天风雨今天晴，
今天朝霞托日出。
黄的泪水早流尽，
你的儿女已成熟。
苦的日子早断头，
不断头的是幸福。
你流翡翠泻千里，
染得江山半壁绿。
你流珍珠入大海，
我们迎着春天迈大步！

欣欣向荣 大地皆春 杨树声刻